

國民精神教育典範
黨政人員修養必讀

總裁講述大學中庸精義

周 垣 編 纂
建國出版社印行

(建國文化叢刊之二)

總裁講述大學中庸精義

實價國幣三角

編纂者

周

瑩

發行者

建國出版社

經售處

正華·麗水
中書局

分售處

各地各大書店

印刷者

正報印刷股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月出版

編纂前言

本書所纂輯的是 領袖近年來關於闡明大學中庸精義的精神講話。這些極其實貴富有系統的專門學術訓詞，我們獲得特別的機會，把它刊佈問世，是具有重大的時代意義。

領袖是復興民族的導師，堅苦奮鬥，安內攘外，建立了統一的中國；現在他又領導着一個艱苦的抗戰，從事於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自由的大業。他的豐功偉烈，該是超過歷史上一切偉人的貢獻！領袖的言論，更是中國固有文化道德體的最高表現。他的革命哲學，是以 總理的知難行易學說爲基礎，融合了王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學說，創立了著名的「力行哲學」；他的社會哲學，崇奉完整的「民生哲學」，他對人生觀的解釋，有著一副聯語：「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續之生命」可爲說明；他的政治哲學，則服膺大學中庸之道，構成了他的「科學的學庸論」。而我們應該知道，這些新的民族哲學，却是發生於「大學之道」而來的。誠如 領袖所說，三民主義根本思想之淵源，是在於大學之道。全民族的優秀份子，要決心革命，便要信仰三民主義，要認識三民主義，更須要深明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大學之道。大學中庸之道不僅是一部濟世安民精微正確的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也是一部革命軍人必讀的軍事哲學。

領袖近治學庸之道奮鬥，體人思精，融古貫今，在本書所載的講詞中，就可以看見他獨特的創見，遠超出前人先賢者；同時他猶不忘提示我們，對於人生對於政治的修養與實踐的殷望，真是值得我

我們的感激，真是值得我們的擁護。在領袖的百萬言的訓詞中，沒有一篇不提到這個基本的學虛之道，因為我們謹讀領袖的一切訓詞，更須細讀本書所載的專門講話。這些字字珠璣，無疑地是國人精神教育的典範，公務人員修養的科經，更無疑地是復興民族的指針；在學術史上，還佔着光輝的一頁呢！

我們深信領袖的啓示，是完全的正確，我們覺得在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現階段，實有依此指示來建立指導人生的新的民族哲學的必要。基於這種見地，我們特編纂本書，熱情地敬獻於全國同胞之前，謹願國人認識並恪遵領袖的訓示，躬行實踐，在偉大的領袖領導之下，共謀抗戰建國大業的完成。

周 瑩謹識 民國三十八年國慶日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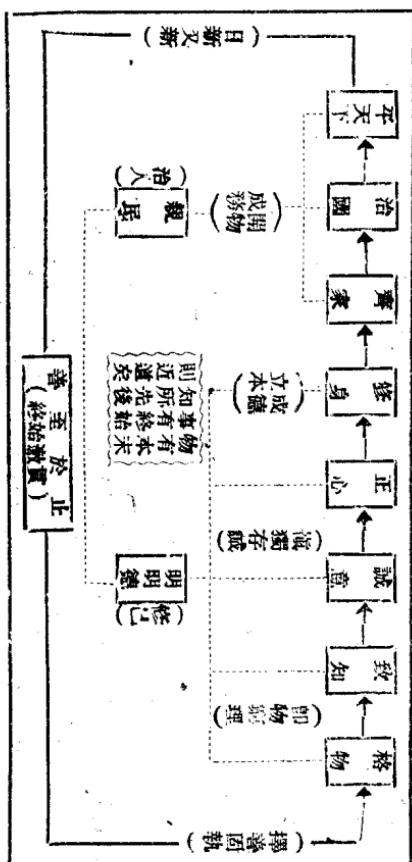
大學之道（上篇）.....	（一）
（下篇）.....	（一四）
中庸的要旨與將領之基本原理.....	（二〇）
政治的道理.....	（三三）
科學的學庸（爲學辦事做人的基本要道）.....	（四八）
禮運大同等三篇（附詳註）.....	（六一）

大學之道（上）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一日對軍官國第三期學員精神講話

- 一 大學為古今中外最精微博大完美高尚之政治哲學。
二 大學為本末兼該體用合一，修己治人，明體達用之道。

三 大學之綱領：



陳副團長，各位官長，學員：

我昨天引了 總理民族主義中的一段話，提示我們中國固有的政治哲學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實，爲任何國家的政治哲學家所不及。所以 總理說：「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爲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稍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慧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保存的。」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揮發盡致。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就是大學的三大綱領。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大學的八項條目，由內在的德智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爲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可說是本末兼賅體用合一修己治世，明體達用之道，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一切基本的原理都不外此。我們現在所研究的軍事，不過是政治一部份，實際上是包括在政治的範圍之內的，所以凡是軍人尤其是做了軍官的，必須研究政治，懂得政治，尤其要深明我們本國發明最早的政治基本原理。——即大學之道。過去一般軍事學校裏，向來都沒有將這些道理教授我們，向來沒有指明大學所講的三綱八目，是做人做國民尤其是做軍人最重要的學問；所以一般軍官，都不知道這個學問，更不知道拿這個道理來修養本身，不知道循這個步驟來訓練部下，如此，帶兵當然不會好！軍官如此不懂政治哲學，連最重要的政治原理也莫明其妙，如何可以成爲一個完完全全的軍官呢？我們中國軍隊之所以沒有進步，此即最大原因之一。因爲當軍官的人自己沒有政治學問

大學之道

的基礎，所以宗旨不定，是非不明？識見不廣；人家說好，便跟着說好；人家說壞，便跟着說壞；人家怎樣做，便跟着怎樣做；只跟著脚蹠，隨聲附和，依模葫蘆，舍本逐末，混混沌沌的過了一世，自己毫無把握，這種人可以說簡直沒有獨立的人格，那裏還能做國家的干城？天地父母，生了我們下來，便要做一個堂堂正正完善無缺的人，才有人生的意義，無忝所生！所以我們做一個人，就要知道做人的道理，盡做人的本分。做一個軍官，就要知道做軍官的道理，盡做軍官的職責。可是，現在一般的人，對於這做人做事成功立業的大道理，大學問，沒有幾個人真能精研洞達，切己體察而來，竭力篤行，以致中國自古以來獨有的政治哲學這件寶貝，無人真能重視，因此固有的民族精神，和道德智能，也就隨之而泯滅，國家危亡，如何可免？所以，總理又說：「這種心正，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我們祖宗對於這些道德上的工夫，從前雖然是做過了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後，這些智識的精神，當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讀書，雖然常用那一段語做口頭禪，但是多是習而不察，莫明其妙的」。這種毛病，是很普遍的，你們各位想必都讀過大學中庸的，試問讀了之後，有幾個人能知道書裏面所講的道理，對於我們人生，究竟有什麼關係？究竟有幾件事像們的確能夠有得於心，切己體察的？更有幾句話你們能夠身體力行真正做到了的？如果我們只是費了很多的時間，不少的腦力，而不能篤信力行，得不到一點讀書的實益，那讀書有什麼用？所以現在雖然讀書的人很多，而國家民族始終不能收到教育的功效，這是最可痛惜的一件事！我今天特將大學的道理親自講授給你們，如果我們從此能澈底覺醒，照這些道理，導已體察，力行勿懈，就可以創造新生軍，成功一個完完全全的軍官，教好我們的部下，更進而至於全國國民，即可以創造整個國家民族的新生命，恢復過去最強盛最光榮的地位！這就是我今天講大學的目的，亦即我對於大家的希望！

大學第一篇，是孔子所說，而是他的門人曾子所記錄的，前面朱夫子還做了一篇很重要的序，大家下堂以後，一定要過細研讀，也不僅讀大學要如此，我們隨便看什麼書，先要看序文，因為序文是將全書的內容主旨，提要的說明與評論，我們看了序，就可以得到全書的要領，明瞭正文的意義與精神之所在，由此再讀正文的時候，便格外易於理解，事半功倍，所以看書的要訣，就是先要看序文，把全書的要旨弄清楚之後，再開始讀正文，你們看大學序言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這一句話，就將大學全書的意義與精神，都道破了，我們就此可以知道這部書的性質，所以我們做軍官的人，就是教人的人，都不可不懂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話，就是大學的三大綱領，天地父母生了我們下來，就有一種天賦靈明的德性，這就是「明德」，「明德」本來是人生所本來具有的，但是有時不免為氣質所拘，（人之氣質，有剛有柔，有高明，有沈潛，倘任其偏向發達，不加修省，必至影響及於本體。）為物慾所蔽，（一切營色貨利功名權位之外慾，亦足以掩蔽本性，使之馳騁迷途而忘返）漸漸失其靈明以至於泯滅，而一切驕奢淫佚失德敗行的行為和惡習，乃從之而生。大學之道，第一就是要修明「明德」，以去人慾而存天理。亦可以說是要盡天性而除物慾。要使此明德天性保持其本體之純明，不為氣質所移，不為外物所惑，日益發揚光大充實完善。這是修己的工夫，亦就是「格，致，誠，正，修身」的綱領。

其次，所謂「在親民」，「親」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程子釋：「親者新也」，「親民」即是使民衆能日新又新進步不已的意思。而王陽明則解「親」字的本義釋「親民」為親近民衆的意思。我們曉得：大學所講人生最終的目的是治國平天下，我們明德修身之後，便要推而廣之將一般民衆的一切舊的不良的不適於時代環境的思想氣氛剷除，使造成一種新的思想與風習，能與時代要求相適應，以

確保生存與發展，這就是古人所謂「化民成俗」，亦即近來所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之真實意義。必須如此，然後治平之功才有基礎。因此釋親爲「新」是對的。同時大家要曉得：王陽明是個哲學家，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他釋親民爲親近民衆，亦有重大的意義：因爲新民必自親民開始，如果不親近民衆，深入民衆中間，我們自己有好的思想道德言行，就無從傳授他們，感化他們，所以他這種解釋也很有理由。不過正因新民非親民不可，親民爲新民應有的前提，所以我們講新民便包括了親民，而單講親近，還不能包括革新的意思，所以我們還是照程子的解釋爲好。我們對於民衆，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漸磨之以仁義，教之引之，鼓之舞之，使能滌除一切污習，使民衆的智能德性精神體魄，追上時代，日新又新。我們訓練軍隊，尤其要如此，如果不能使部下的思想習慣，從根本上革新起來，我們革命便永遠沒有成功的希望。現在我們一般革命黨員，和革命軍人，有幾個對自身做到「明明德」的？有幾個更能盡到新民的責任呢？各位都是軍官，有許多是在民國元年前後就當了軍官的，到現在已有二十三年，就是從民國十三年當起，也有十年了，試問民元或民十三時代的你們，與現在的你們，有沒有兩樣呢？個人在道德上，思想上，學問上，是否有新的進步呢？你們所帶的軍隊，他們在道德上，精神上，學術技能上，又有什麼新的進步呢？我可以代答一句，大多數還是同從前一樣，沒有改革和進步，各個人還是一個舊的人，再推而至於一般軍隊，從民元到現在止，也沒有兩樣，軍人的品行技術思想精神，不但沒有進步，而且只有退步！大家想一想，你們對部下曾經有些什麼思想道德技能學問傳授給他們了呢？你們自己不能新起來，自然也無法使部下新起來，這是一定的道理。你們或許以爲新民的民字，是指老百姓，不是指軍人，這就是大錯了！各位要知道，「良民是良兵的基礎，良兵是良民的模範」，所以我們「教民要如教兵，教兵要如教民」，其原則與方針，是一貫的。所以大學上講的「親民」，也就包括「親兵」。所謂「親兵」，就是舉部下接通，能達護部下。

，底部下共甘苦，共患難，又能恩威并濟，質誠恭嚴，以教育部下，便能日新其德之謂。我們在過去，個人既不能新，軍隊當然不能使其日新又新，一般國民，更加無法使他們建立新的德性和精神，所以我們的革命，至今未能成功。這一段話，是講明親民的意義最重要。總括一句「親民」是一種治人的基本工夫，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綱領。

現在再要講到大學的第三個綱領，就是「止於至善」。這一句話亦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精益求精，善更求善」的意思；一種是「擇其至善，固執牢守」的意思。我們一個人明德（修己）新民（治人），皆應當向理想的至善之境，不斷進取；必求達到至善至美之境，於理已無所不窮，於事已無所不盡，萬物能各得其所，千古而不易其道。到這時候方得為止，把握住此至善之一點，而固執不變，堅守不移，再不要馳騁忘想，見異思遷。譬如我們擬一個計劃，到了盡善盡美完全無缺的時候，便不要改變，應下定最大的決心，勇往邁進的去實行！推而於我們做人也要如此，敦品勵行，明德新民，必須做到盡善盡美，才算心安。尤必擇善固守，明決果行，才能立身，才能成功！」所以「止於至善」，又是統「明德」「新民」兩大目而言，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項條目的總綱。各位現在來到軍官團，就是學習明德新民以求完成治平之功，既知軍官團所傳授的道理，確是做人做事，尤其是做一個革命軍官的光明大道，就要認識此最善之道，篤守此最善之道，照着來奮勉力行。這就是止於至善。雖然不幸自己犧牲而死，也是以身殉道，取義成仁，舉天下正人同死，是爲正命，堪附於總理和革命先烈的系統之下，而精神永遠不死！這就是古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道理，所以我們如能深明大學之道，不但可以修己，而且不愧爲人家的上官，能夠教兵教民，爲國家民族而奮鬥，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革命事業！

但是明德新民，雖當止於至善，究竟怎樣才可以做到呢？大學所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

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就是講止於至善的功用和效果，意思就是說：我們先能由格物致知的工夫，求得真知灼識，見到獨一的至善之境。把握住這一個獨一至善之理，在心自有不易之心的信仰，這就是「知其所止」，也就是「止於其所當止」，然後在事既有不易之理，在心自有不易之趨，這樣心才能安定下來，心能安定，然後妄念不萌，外物不搖，而能澄澈光明，虛靈獨照，這就做到靜的工夫，靜了之後，便能泰然怡然，無入而不自得，這就做到了安的地步，安了之後，對於事物事物，便能深思遠慮，補究一切，調處一切，無往而不得其宜，亦無往而不收其功，這就是所謂「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總之，最終的目的，是要使事事物物止於至善，而首要的工夫，就是要此心能止於至善。這個道理，我們再可以就軍事教育中舉一個例來說明：我們軍隊裏面，一切的動作，第一個口令就是「立正」，立正的意思，就是要他的動作與精神安定下來，使他的心思完全集中於一點，立正以後，就要做到不聞一些的聲息，就是「靜肅」，軍隊上下真能達到絕對的靜肅之後，然後能鎮定安詳，整飭嚴肅，平時養成此種習性，戰時才能有周密的計劃，至善的調度，尤其是在危險困難的時候，才能沉着果毅，獲得最後的勝利！凡此都是大學上「知止」的道理，以下再講：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四句話，是歸結上文的意思，提示我們做人做事的基本要訣；即原註所云：「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普通一般人做事，往往不能成功，就是因爲不懂得這個道理，凡是件事，都有本末的，如果舍本逐末，勢必徒勞無功，甚至弄得倒行逆施，反而要壞事！譬如我們訓練軍隊，如不先從固有德性訓練起，使他能發揚天性，實踐四維八德，而只教以行軍作戰這一類的技術，軍隊中的官長士兵，都不知道忠孝仁愛，不知道信義和平，不知道有國家民族，也不知道當軍官當士兵的責任，那末，這種軍隊一定隨時可以作惡害民，甚至要供少數野心家的利用，爲他人所賣而不自知，你看可憐不可憐？再

就大學的三綱說，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因爲明德是修己，新民是治人，你自己不能先修其身，當然不能感化社會，使大家信服，既不能善處人與人之間而得到尊重，就無法改造社會，管理衆人，再從知止至能得所謂修身的一段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終，我們如果不_{不知所止}，怎麼可以肆無威得其宜呢？所以任何一件事，要看清本末，分別先後，更要能貫徹始終，然後才能有成，即如我們訓練軍隊，自然也有許多困難之處，不可遇有困難，就灰心起來，不去努力，同樣，我們要救亡復興，當然所遇的困難更多，更不可因爲現在國家內憂外患，相遇而來，便灰心懈怠以爲永遠沒有復興的希望，玩悶因循，不知振作，以爲軍隊腐敗不腐敗，都沒有什麼大關係，這種心理，不是做人，更不是做革命軍人所應有的精神！我們既然認定了三民主義爲救國救民之大道，就應該本着大無畏的精神，在上官領導之下，冒一切險阻艱難，以至死靡他的決心，來實現革命的主義。如果我們遇有一些危險苦痛，便灰心懈怠，不去奮鬥到底，這就是俗語所說：「虎頭蛇尾」和「有始無終」，過去一切歷史和成績都要毀於一旦，任何事業，便永無成功的希望！總理知道這是我們中國人最大的缺點，所以對我們黨員和革命軍人，特別訓誡，要我們「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如此，我們自己的身體犧牲了，而我們的精神還是舊古常新！我們革命事業，雖然一時不能完成，我們所有的部下與後人，一定能繼我們而起，來努力完成的！由此可見大學之道，是教我們做人做事成功立業的要訣，而我們中國有了這種可寶貴的要訣，一般學校和軍隊，却不去講究，如何能希望其教出真能救國救民的學生和部下呢？外國人一到中國來，往往譏笑我們中國人，做事既沒有方法，更缺乏組織的智能，那曉得這些方法和智識，中國自古就很完備了，在大學裏面，所說的道理，羣己內外，大小先後，逐層推展，層次何等分明，這些科學的組織體系又如何的自然而精緻？只怪在一般人不知實重，不能發揮，以致做人不得正道，做事沒有效能，結果要被人家來譏笑輕侮與壓迫！今後我們要覺悟，

無論做人做事必須奉中國固有的大學之道爲基本原則。

再講到大學裏面修己治人一切的工夫的程序，亦即成己成物以達於至善的步驟，大學中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再反過來說：「物格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八個節目，就是講從修己以至於治人所應有的先後步驟。我們要達到平天下的目的，便要使全天下的人都能明德，但是，天下的範圍太大，天下的人太多，我們無從着手，所以我們必須由小而大，由近及遠，先從一國起，使一國治理得很好，一國的人都能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再推而至於全世界，這就是總理所說：「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意思。但是一個國家還是很大，要想治理得很好，更要先從組織國家的單位即社會和家庭起，使一家的人能夠明德，再推而廣之，使社會上家家戶戶都能齊一平均，則社會未有不進步，國家未有不達於治理的。所以，我對於齊家的解釋，這個「家」字，應當作「家家戶戶」的家字，就是「社會」的意義。和社會上家家戶戶能齊一平均而無貧富懸殊的缺憾，然後才能治國，不過這是我個人的見解，是否還待將來再說，照古注解釋就是說一家的人，也有賢不肖，品德不齊，我們要使家裏面的人歡而不自足，品德已好，更求精進；家裏面不好的人，翻然而不自棄，覺悟短處改過遷善，要達到一家人都能明禮樂讓，各得其所，必先修其身。以自己的品德來感化一家，以至家家的人，也能使一家與社會上一般人，都能發揮天性，止於至善，這就是「身修而後家齊」的意思。再講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因爲「身者，心之器也」，一個人的思想作爲，皆以心爲主，故必存養省察，使此心常漠然虛明，不爲物慾所蔽，不爲感情所勝，不然，便難免流爲貪慾迷妄，甚至放僻邪侈，一切的錯誤罪惡，都要由此而生了，所以正心是修身的根本工夫。但是正

心又必求誠其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這裏所謂「毋自欺」，就是屏絕微倖心，排除苟且心，不寬恕自己，不欺蒙自己，不作昧良之舉，不存姑息敷衍之念，一秉正覺，承認真理，勇猛精進，戰勝一切意思。所以誠意的工夫，又以慎獨爲始。所謂慎獨者，就是要在人所不知，惟己獨知的場合，「去人欲存大理」，以虛心實意處理一切事物而無愧於天地宇宙之間。這是講誠意的工夫。再進一層講，「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這也是當然的道理，因爲誠意是善惡的關頭，爲好爲惡，爲望賢爲貪歡，固全由自己的意思而定，但辨别善惡，全靠自己有真知有識力。如果識力不足，勢必見理不眞，察事不明，善惡是非，淆然莫辨，因此意無從誠，心無從正，身更不能修。所以致知是迷覺的關頭，誠意的前提。但是，我們又怎樣致知呢？這就是大學所講的：「致知在格物」。格字有兩種解釋：據朱子的解釋「格者，至也」，要對於客觀的事物，能隨時隨地體察明白，就是知到極處的意思。據新的解釋：「格者，正也」，就是對於一切客觀的事物，要認識得正確的意思。這兩種的說法，雖都不離即物窮理的工夫，沒有什麼大的差異，但後者所說的涵義，更爲完全，除含有對客觀事物窮其所以然之理的工夫以外，還有加以主觀的選擇判斷而得到最正確的認識的意思。我們對於事事物物，窮極其真理之所在，正義之所歸，以充實增進我們的「知」，這就是格物的工夫。我們做人做事的起點，就是格物致知，近之所以修身，遠之所以治國平天下。我們軍人，與做軍官的人，不但要修身而已，還負了治國平天下的重大責任，不可不知道這種道理。先要從格物做起，要認識環境，對於一切事物，都要研究澈底，來充實我們的智能，確定我們的信仰。譬如我們研究 總理三民主義的道理，便先要研究各種相關的學問，對這些學問有了基礎，才能更進一步的認識「三民主義，既不是共產主義，也不是其他的社會主義，而是的確可以救國救世界之唯一完善的革命主義」。更可以知道普遍各種偏駁的解釋，都是斷章取義，故爲曲解，逞臆武斷。

，不值一顧。我們既將總理整個三民主義認識清楚了，便要堅定信仰而止於至善之道，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來實現此至善之道。如此，才真能誠意正心，不愧為一個總理真實的信徒，與中國的革命軍人！反之，如果我們自己不能止於至善之道，確實把握篤守不移，沒有中心信仰，便無從誠意正心，於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自私自利，蒙上欺下種種的毛病，就要發生。試問一舉都下和一般民眾，怎麼會來信服你，聽從你的命令？又有什麼革命事業可以做得成功呢？我們做一個人，尤其是做一個軍官，萬不可以不明白這個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講到這裏我回想以前幼年時候，先生教我讀大學，不知道背誦過多少遍，到十八歲的時候，就有了民主的思想，讀到這兩句話看到「天子」兩個字，就以為大學一書，不過有講忠於皇帝，和如何統治天下那一套腐朽的空論，覺得很討厭，便從此丢了，不願再讀了，一直擱了十年，到二十八歲的時候，總理為我們講明大學一書的價值，才重新又來看，才知道大學裏所講的天子，不一定是指皇帝而言，而大學的道理，更不是忠君的濫調。我們知道：無論專制國家，民主國家，乃至於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有一個元首式領袖，在帝制國家稱為皇帝，與天子，在民主國家，便稱為大總統，或主席，名義雖然不同，而其為代表國家的首領則一，所以大學所稱的天子，我們可從廣義解作國家元首，任何政治制度的國家，都有統率羣倫的元首或領袖，我們不能因為帝制推翻了，便否定古代涉及君主字樣的一切典籍，以為不足取，況且大學裏面所說修齊治平這一個體系，並不一定指政府人民的統屬關係，乃是由個人以推至家庭社會國家與世界，平面的由內及外由近及遠的逐層發展的關係。若是依總理的解釋，更可以打破我們對於「天子」兩個字之狹隘的觀念，總理會把我們四萬萬人比作皇帝，把政府和革命黨比諸葛亮，一方面說明民權的要義，一方面勉勵我們革命黨人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來領導一般國民，個個黨員要做一個諸葛亮那樣的忠臣，來盡忠於四萬萬的皇帝，所以在

中華民國我們四萬萬人民，都可說是天子。此所謂天子，還有一個很合理的解釋：我們各個人，都是天地父母所生的，都有天賦的德性——仁義禮智信，所以人人都都是天生之子，也可以說都是天子。總之，天子決不是專指皇帝，我們還是把他解作國家元首或領袖爲妥。因之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這就是說，人無分上下，無分老少男女，不論地位怎樣，職務怎樣，個人人都要以修身爲本。「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修身實爲內外關係，本末貫通的樞紐。所以各位無論是從第一步獨善其身講，或從第二步兼善天下講，都必須痛下修身的工夫，從今以後，自本團長起，各位將領都要本此意旨，省察克治，努力修身，然後才可以統率軍隊，達成治平之業，完成國民革命！

最後一「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這是總結上面所有意思，反復敎訓我們的幾句話。上面兩句中所謂厚薄，實兼含輕重，多少，親疏，本末，始終，先後諸義而言，事物之本之始，自然爲重，爲先，爲厚；事物之末之終，自然爲輕，爲後，爲薄；此種關係與次序必須分別清楚，支配適當，然後才能有所成就，如或顛倒錯亂，決沒有成功的道理。比方說修身爲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爲末，如果先不能修身，則根基未立，其本已亂，決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己既不能修身，即天性猶汨沒未明，孝友之道亦不能盡，是則於所應厚者，已經是先薄了，所謂對於關係較疏遠的社會國家與天下，反能親厚的，必絕對沒有這一回事。又如我們做一個軍官，如果自己不能修身，養成高尚的道德，建立完全的人格，當然不能感化部下，訓練部下，就不能擔負革命事業，爲國家民族來奮鬥犧牲了。再如我們作戰配備兵力，應當厚的地方，反配備得很薄，應當薄的地方，却配備得極厚；如此厚其所當薄，薄其所當厚，一定非失敗不可，這種道理不但軍事方面如此，推而廣之，無論政治方面，社會方面，以及個人方面一切的事物，實無不如此，要在大家能舉一反三